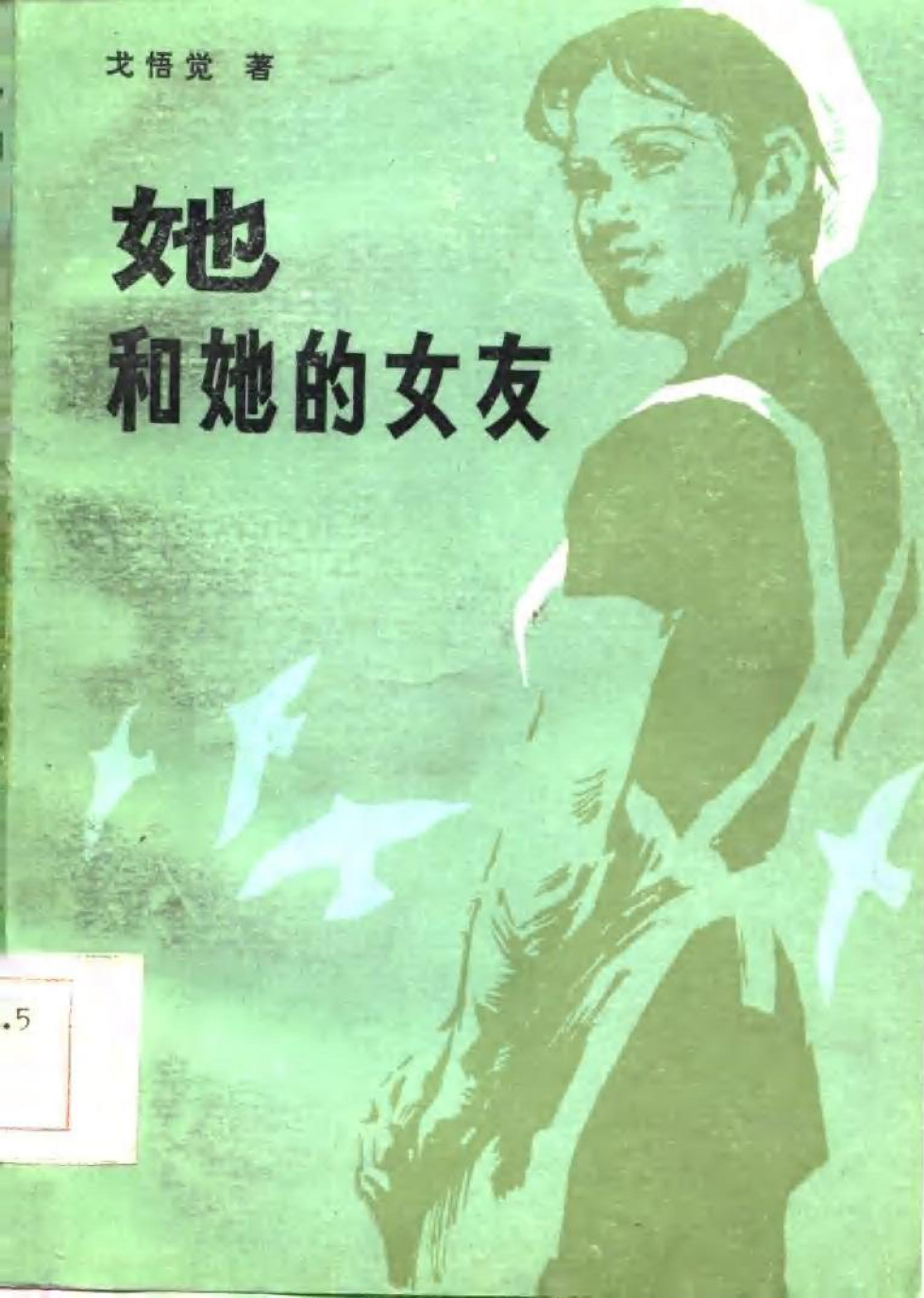


戈 悟 觉 著

她也 和她的女友

.5



她和她的女友

戈 悟 觉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63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,000

书号: 10071·529

定价: 0.88 元

目 录

静悄悄的银幕·····	(1)
缔造友谊吧，人们！·····	(68)
女作家·····	(117)
她和她的女友·····	(184)
后 记·····	(271)

静悄悄的银幕

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。这是张捷生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。

这天中午十二点半，他接到省话剧团的电报。他写的剧本已被接受，让他立即去剧团修改。张捷生大学毕业十七年了，他在巴音诺尔这个偏僻的县城文化馆里工作了十七年。他是名牌大学中文系学生，可是他在文化馆搞摄影兼写图片说明。现在熬出头了。省话剧团的编剧空缺，觊觎这个位置的人很多。团长答应如剧本能上演就调他到剧团来。在四十岁的时候，他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爱而有所专长的工作。他饭也不吃了，放下饭碗拉上他五岁的小儿子木木跑到电影院去。他的妻子李翠玲是电影院的售票员。他趴在那些拥挤在售票窗口的人群肩膀上，大声朝李翠玲喊：“成啦！成啦！”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。

回到家，他马上整理行装。可是在两点半钟，他又收

到一封加急电报。他来县城十七年，总共收到过两封电报。就是这一天的两封，真是喜也不单行。电报是江城电影制片厂的女编辑石泉拍来的，电报全文是：

“电影剧本基础很好。经研究决定邀请你立即来厂定稿。石泉。”

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马上决定：不去话剧团，去电影厂。晚上有火车，今天就动身。

此时此刻，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深怕这会是一个梦……

二

张捷生还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，就和电影打上交道。他家庭生活困难，上学期间的生活零用钱要靠自己拿稿费补贴。不过，他写小说缺乏生活阅历，写剧评没钱买戏票，于是他选择了写影评。凭学生证买电影票五分钱一张，这是适合他的经济支付能力的。写评论的人，总是对别人的作品品头论足，通常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还要指出应该怎么怎么修改。这便使自己感到比作者更高一筹了。这种感觉，使年轻的大学生张捷生跃跃欲试。有朝一日，即他在走向生活后，他要写出一部让象他这样的影评作者感到完美无缺的、文章的后半部不带“但是”的电影来。

大学毕业，他一再要求到最艰苦、最偏僻的地方去。于是他来到这个草原上的县城巴音诺尔。在这里，更坚定了他要写电影剧本的决心，因为牧区太需要电影了。那些脸孔黝黑的牧民是电影的最热心的观众。他们早半个月就开始计算着放映队来公社的日子，他们骑着马、骆驼赶五六十里路来看电影。他们如同剧院的观众要求演员“再来一个”一样，会央求放映员再放一遍。电影插曲，一夜之间会在草原的各个角落里唱起。

张捷生致力于电影剧本的写作。瘦小端庄的李翠玲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和始终不渝的崇拜者。她放弃县委机关收发员的轻松工作到电影院当售票员，就是为了能使张捷生随时可以看电影。每当张捷生写完一个本子，那天便是他们的家庭节日，全家要吃羊肉馅饺子庆贺。接着，是李翠玲的工作了，她要工工整整、一丝不苟地用线装订好，请电影院的美工设计一个封面，然后她要亲自拿到邮局挂号寄出。再接着，便照例是退稿。张捷生先后写了八个电影剧本，但收到的全是“油条”——油墨铅印的退稿信。李翠玲安慰他，指出那张退稿通知书上印有“感谢你对我厂工作的热情支持”的句子；还有“经研究不拟采用”，可见他们是重视的，是几个人看了以后讨论过的。张捷生没有气馁，他为妻子的真诚感动，当然并不相信通知书上的话。有一次，他故意把中间几页稿纸用浆糊粘上，退回来的剧本根本就没有拆开。但是他还是写，一个接着一个地写。现在，他终于被电影厂看准了！他知道，这多亏女编辑石

泉。而他和石泉的相识，纯属偶然。

三

去年十月，石泉以组稿的名义到这个省来。这个省属于她的管辖区，可是她从未来过，这里她没有熟人，此行也没有明确的组稿对象。因此她才来。她是消气散心图清静来的。

石泉四十五岁了。乍一看，你不会觉得她有这么大年纪。她与人谈话的时候，有一种随时会作出反应的表情。她走起路来，迈着大步，脚跟着地，却又象十三岁的男孩子那样地不安分，如果路边有一块小石头，尽管不挡路也要走过去踢一脚。她的习惯动作，是刚和你说完话，就急匆匆走开，然后扭转已经发胖的腰肢向你点一下头。……总之，是一个时刻在行动着的人，精力充沛，自己也不觉老。她喜欢在外套上翻出衬衫的花领子，她喜欢把头发梳成马尾巴型，扎一条素色的手绢。人们常说，我们时代的中年人，实际年龄应该减去十岁。“文化革命”这十年无所作为，这种算法对于评价一个人的事业的成就也许是合理的；可是用这种扣除法来决定自己的衣着打扮，却不合适。其实，这十年比通常的十年在人们容貌上留下了更清晰、更深刻的印记，应该是加法。石泉的模样刚好是四十五岁，或者稍稍再大一点。她脸上布满褐棕色的雀斑，这些雀斑无情地蔓延到已有几条皱褶的脖子边缘；她的鼻子瘦削而翘起，会令人想起英国显贵家族的老妇人画像；特

别是一双眼睛，眼皮已经软绵绵地下垂，当她凝神注视着你的时候，眼睛就变成近乎三角形的了。这一切，使人沮丧地想起：十年是实实在在有过的。

她到这里来，是为了躲开一位年轻的作者。两年来，她在帮助他写一个电影剧本，她非常热心，给他找资料，出主意，替他抄写，为他到处奔走，甚至和领导、导演、其他编辑吵架。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——导演看上了，他便和导演直接挂钩了。他频繁地往导演家跑。剧本总是要通过导演搬上银幕的，有导演接剧本，这不正是他俩两年来共同企求的目标吗？可是她觉得伤心，仿佛是被他出卖了，欺骗了，遗弃了。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，是她自己也无法理喻的心理状态。导演要求作者再改一稿。他又找她来了。她知道他很难独力胜任，她就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了。这可能只是为了最后一次向他证明：“没有我是不行的。”对这点，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自己承认。因为每一件事实，都可以找到五个以上的理由为自己注释，选择哪个理由，那是由自己的心愿在默默地起着作用。

她在省城逗留了三天，就提出要到巴音诺尔去看看。她要到草原去，她没有去过草原，她觉得那莽莽苍苍、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最适合她的性格和气质了。张捷生送一批展览图片到省文化局，正巧要回巴音诺尔。文化局就把陪同石泉的任务交给了他。

他俩在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旁边，由省文化局干部介绍认识。——他的幸运就这样开始了。

四

石泉来到巴音诺尔的第二天，张捷生就陪她到牧区公社去。

公社借给他们两峰乘驼。他们管骑，管放，管饮，管喂。当石泉牵上高傲地昂着小脑袋而又和善温顺的这么大、这么高的动物时，开心极了。

张捷生在办公室里跟书记寒暄。石泉独自不敢骑。她就在院子里拉着骆驼时快时慢地转圈，让它挨着墙的拐角扭转身子，让它一会儿卧倒，一会儿起立。骆驼笨拙、吃力地执行着她的命令，似是撒娇又似是不满地哼哼着，嘴里吐哺着黄绿色的泡沫。这对石泉，不仅是新鲜，简直是陶醉与满足。

他俩在草原上游荡了五天——到蒙古包里做客，石泉喝不惯奶茶，却爱吃奶豆腐；披着落日的余晖，谛听撩拨心弦的牧歌。这嘹亮悠扬的牧歌，是呼唤，是倾吐，是向往，是缅怀，它是精力的洋溢，情感的抒发，令人冲动，引人神驰；在夜幕降临的时刻，围着篝火，一边吃烤羊肉，一边听故事，更是充满神秘色彩和异域风情。火舌噼噼啪啪地舔着黑幽幽的夜空；骆驼静悄悄地兀立在高丘上，引颈远望，它孤单单的身影，沐浴着依稀的星光。这一切，会让你想起远古的年代，想起永恒、事业、人生……

第四天，石泉醒得很早。她推开窗子，只见浅紫色的迷迷蒙蒙的草原上，有一个人在纵马驰骋。马儿跑得飞

快，扬起的尘土宛如一溜白烟，许久许久才消失在淡淡的晨雾里。最后，骑者被山坡遮没了，留下了满天明亮的霞光。

这是一首草原晨曲。它有着那么多音乐的韵味。

石泉出神地伫立在窗前。一会儿，她突然又听到了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穿白衣服的骑手出现了，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从那东边飞奔而来。骏马仿佛为有这样一位骑手骄傲，一声长嘶，神采飞扬。骑手从马背上跳下，把缰绳往马鞍上一撂，走到井台上汲水洗脸。马儿依恋地跟随着他。他矫健英武，步态潇洒。

石泉很想和他认识，他却向窗口走来了——是张捷生。

石泉喊：“小张！”

张捷生发现是她，看一眼手表，说：“你早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在食堂等你。”

他全然不知道刚才自己是多么迷人。他也没有发觉“张捷生同志”变成“小张”了。他真是个不经心的人！他从窗口走过去了，他要去给他们的两匹骆驼喂草料。

“精力充沛是一种美，特别对于男人。”石泉想。

他俩一起吃早饭。她仔细观察张捷生，才吃惊地发现，他长得很漂亮。他身材颇长，肩膀很宽，瘦削的脸颊黑红发亮，那短短的头发又密又粗。他有着高高的前额，笔直的鼻梁和一双敏感的、羞涩的眼睛。总之，这是运动员和艺术家的揉合体。她似乎不服气地忖度，在这个不为

人知晓的小县城里，竟有这样的人才！她忘了，张捷生当年也可以分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也可以到电影厂、科学院、报社，甚至文化部工作，只不过是刹那间的命运的指使，他来到这里，被遗忘在这里。

生活在大城市，也成了一种地位，一种身份。这在我们社会中是经常感觉到的，这是多么不公平！

石泉诚恳地说：“你很熟悉草原，你为什么 不写点东西呢？我帮助你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先写点小的，简单的，练练笔。”

到目前为止，在石泉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向导，当地文化馆照相的干部，任务是为她服务。这便成了她对他的估价的标尺，他俩关系的基调。于是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断让她惊讶，意外，而且经常觉得他对她不够尊重，骄傲了，过分了。因为起点定得太低了。

张捷生没有告诉她，他曾经发表过十来篇小说。他手头就有个最近脱稿的电影剧本，但是他不敢开口。他觉得不是时候，她是客人，她正需要他的帮助，利用这样的机会，似乎变成交易了。他最怕别人会这样想。

现在，既然石泉问起来了，张捷生便说：“我写了个电影剧本，等你有空，想请你看看。行吗？”

这是她的本行。她很高兴，她自信她在这个领域里能显示自己的水平和施展自己的作用。但她这时的反应，又是人们常常见到的当事情涉及自己具有专业知识的范围时，所表现出来的矜持，总爱持相反的意见和漫不经心的表情。

她希望他写小说，她自己就在写小说；电影剧本的成活率几乎是千分之一，那常常是以不愉快告终的。

“你怎么也搞上电影剧本了？小心触电，这是很难写的。稿子在吗？”

“在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”张捷生急忙说。

石泉笑了起来，不无好感地说：“你真老实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这天，石泉不再象吉普赛人似的到处游荡了。她关起门来读张捷生的剧本。她立即被剧本的清新笔调，绚丽的色彩，粗率的形象和有利的主题吸引住了。她又在辽阔的、充满花香虫飞的草原上神游了。这里更迷人。从神奇的传说，到严峻的现实，都是那样紧紧地攫住她的心。

剧本名叫《草原鹰影》。这是一个四代摔跤手的故事。第一代为王爷赢得荣誉，王爷亲手为他披上五彩的锦缎，并把一位美貌的婢女赐给他。第二年，在马肥草黄的季节，草原的盛会又来到了。王爷问婢女为什么没有为他心爱的摔跤手怀上孩子，婢女跪在地上双手掩面，说他们从未同过房。王爷生气地责问摔跤手，是不是不喜欢王爷的赐予。摔跤手匍匐在王爷面前说，他的一切全是王爷的，他要为王爷保存一点一滴的精力。第二代却造反了，他把二百斤重的王爷从马背上象捉小鸡似的提了过来。他带领穷哥们闯荡草原，王公贵族闻之丧胆。第三代是新中国摔跤冠军，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金牌。剧本写的是第四代的遭遇。查干有着曾祖父的憨厚，爷爷的勇武，父亲的敏捷。

他能把大犍牛掀翻在地，能一脚踢断拴马桩，能用两个手指在空中抓住蜻蜓。他刻苦锻炼，身怀绝技，又正是青春年华。可是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肆虐的时期，因为他威胁着另外一位有后台的选手得冠军，他被剥夺参加比赛资格。一双钢轨一般强健有力的胳膊，天天抱着三两重的放羊鞭。他早出晚归，和五十多岁的老妈妈一样各放一群羊。

“特权扼杀人才！”石泉一口气读完剧本，自言自语地大声说。她是二十多年的老编辑，一语中的。没说的，作者有思想，有生活，有才华。这是一个好剧本！她很想立即跑去告诉他：“你真行！”

可是，她下意识地感到，就这样肯定了剧本，会让他觉得人生的道路太平坦了，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太容易了。这是她从事二十多年的工作，她自己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剧本。不，不能被一个偶然遇到的县城文化馆干部这样“随随便便”就达到了。他可以长得英俊漂亮，他可以是一个矫健的骑手，他可以……，现在是走进她的领地来了。不能让他小看了电影，他现在是这样崇敬她，这样觉得自己不行，不配。

这天下午，石泉和张捷生见面时，她没有说起剧本，她沉着气地一个字也不涉及。张捷生也没有问，他不敢问，生怕她会立刻说出一句他早就预料到的、他已经听惯了的话。他还生怕她在说出这句话时会感到为难，会破坏了他们的和谐相处。就让“希望”多逗留一会儿吧！

傍晚。傍晚时分的草原，是最迷人的。它气势磅礴，却又细腻多彩。这时，天空是金黄的，大地却是桔红的，草原宛如被火烧着了。火势在蔓延，点燃了每一朵云霞。逐渐地，那巨大无比的宇宙变得橙红，地面却昏暗了，被蒙蒙的雾气笼罩着，显得清寂，空漠，潮冷。白色的湿雾，是夜幕的前驱，湿雾在无所遮拦的大地上游移飘荡，慢慢地在天边升起。终于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最早的星星蓦地闪亮了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……，啊，数不清了。

石泉和张捷生在草原的小路上，久久地散步，交谈。衣服和头发被雾气打湿了，他俩全不知觉。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她有着复杂的经历和真挚的感受，而这一切，她又能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。他听得入迷，她很高兴。她很少有这样虔诚的听众。

圆圆的月亮升起来了。那么大，那么浑圆，那么光华。草原刹那间明亮了。树木，草丛，小丘，带着浓黑的身影静静地伫立着，承受着天上来的银白的光辉。

在一个高高的土坡上，他俩面对明月站着。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奇丽景色。在这亘古不变的草原月夜里，人变得单纯了，人和人的关系变得简单了，那些久久郁结在心头的思虑愁苦，全都显得可笑。生命是何等短暂，一个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，计较个人得失又是何等愚蠢。这时，石泉猛然把脸转向他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身上有个红字。”

张捷生微微一怔。不过，他很快想起来了，这是美国

作家霍森的长篇小说《红字》中的典故。他记得，小说的结尾是一句深沉隽永的铭文：“在一片黑地上，刻着血红的‘A’字。”

小说中女主人公佩带的红色的“A”字，是通奸罪的符号。不知道凭第几感觉，张捷生马上断定她是指自己有过“右派”身份。他只是淡淡地一笑。

月夜里，这淡淡的一笑，石泉觉得充满信任和温情。二十多年来，她看惯了冷漠的、避之不及的目光。

石泉动情地脱口而出：“祝贺你，剧本写得很好！我带回厂去。当然，还要修改。”

五

……火车晚上八点到达。电影厂来车接张捷生，石泉随车来。她是这个剧本的责任编辑。

这里是南方的大城市。风是和煦的，温暖、湿润而又带着咸味。人们在匆匆来去，素不相识，忙着各自的事情。气味混杂，人声鼎沸，灯光斑驳。

石泉很热情。她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迎接他。

小汽车在柏油路上轻快地行驶。红绿灯交替闪烁。石泉坐在他身旁。她非常兴奋，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别后的大事小事。她好象几个月来把一件一件新闻都藏在心里，专等着这一天才拿出来。她真希望有三张嘴，也希望 he 有三只耳朵。她每一件事都才讲了个开头，又讲另一件事了。

可是，张捷生只是不在意地听着。他脑子里挤满了这

么多的印象——当年他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只有青春、热情和梦想。现在他又回到这里来了，充满新鲜和陌生的感觉。城市的节奏，是汽车的节奏；草原的节奏，是骆驼的节奏。十七年的时光哪里去了？好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是他到火车站送人后回学校去；可是十七年又是实实在在的，他显得象个陌生人了。剧本能上银幕吗？这不是十七年的结晶吗？就是怕时间消逝了，也努力过了，吃了不少苦头，却什么也没留下……。

仿佛是涨潮时分挤满小船的码头，一阵阵心潮汹涌而来，各种回忆、感慨、希望和决心，互相倾轧着，碰撞着，此起彼伏，喧闹嘈杂。他暗暗责备自己自私，石泉是那样友好，只是她这只船，怎么也挤不进去了，不时被浪潮推到一边去。

张捷生的房间，在电影厂招待所的三楼上。相当清静。石泉为他打扫过了。新洗的床单和枕巾，带着阳光的香味。桌子上放着她代领的墨水、浆糊和稿纸。一个玻璃杯里，插着一束蓝紫色的野花。

他俩一进门，石泉扭亮灯，说：“好了，你现在是我的客人了。你当时没有歧视我这个带红字的人，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，我感谢你，我要报答你。我的问题已经彻底改正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说得起响话了，作者不会跟着我受气的。”

张捷生笑了笑。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。

石泉说完话，习惯地一点头，一抿嘴。接着，她拿出

自己写的一篇小说，五万字，题目：《爱之歌》。

“你最近发表的两篇小说，我全拜读了。你很能写。我这一篇一直等你来。你得帮助我，这是实话，我二十多年没动笔了，现在还不老，可是再不写，这辈子完了。”

石泉开始叙述小说的内容……。

深夜一点钟了，石泉才告辞。

石泉站在门口说：“明天我给你办杂事，你找一下老同学王兴臣。他比你低一年级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张捷生想了想，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他认识你，当年你是校篮球队长，是不是？他是你的崇拜者。现在他是实权派，编辑组副组长，组长只是挂个名，老病号，也不懂行。王兴臣这次还不错，对你挺关照。你走走他的门路，摸摸底，看他有什么打算。知己知彼嘛。电影是门集体艺术，明白吗？得关关通，才能到达银幕。”

她快步走了，又扭转身来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再见！”

六

张捷生是个难得失眠的人。可是，这一夜他没有合眼。

这是一张单人的铁床，并不精致。那张写字台更是可以称之为简陋。石泉对他说，“文化革命”时招待所的桌椅用具被洗劫一空，这是临时拼凑起来的。那么这间房子呢？原先就有的吧？这是单间，专供来厂的作者和导演、名演员住宿的，他们睡觉时也一定要盯着这光秃秃的天花